



## “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”主题作品征集选载

# 集报是我最大的爱好

济宁市任城区古槐街道 丁庆昌

出身贫寒,穷则思变。学生时期爱读书,如饥似渴。参加工作后爱看报,学习时政,了解天下大事,一发不可收拾。对报纸有了感情,几十年如一日。

热爱报纸,自然喜欢集报收藏。看报集报,养成习惯,与工作、吃饭、睡觉一样重要。成了报痴,甚至废寝忘食。想读遍全世界,非常贪心。除了看自己办公室订报,还到传达室迎接邮递员,浏览其他部门报刊,先睹为快。与门卫、档案室搞好关系,好的文章、图片争取收藏。公务员工作和担任单位领导,是我看报集报的疯狂时期。退休后自费订报,开始很多,后来精简,看报集报从没停止,一直坚持到今天。

济宁人当然热爱自己的家乡,近水楼台,喜读家乡的报刊。《济宁日报》1983年复刊后,情有独钟,我一直重点阅读。特别有登载我文章的版面,每期必藏。翻看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》,亲切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!让我激动不已,沉浸在字里行间的幸福之中。《参考消息》和《济宁日报》每天陪伴我快乐生活,几十年不变。

看报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,集报增加了我的无形资产。财产不多,我确实感到非常富有。好的文章让我欣喜若狂,深感幸运。我是个乐观的明白的人,正直向上,得益于读书看报。读书看报集报

心得体会,发过视频、登过报纸,工作报告宣传材料得心应手。我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散文、人文历史作品,都与读书集报获得的灵感有关。《参考消息》把我的作品评为优秀征文,特授予我《参考消息》荣誉读者。在此,感谢各报的编辑辛勤劳作,感谢读者的关怀和知心。

日积月累,书报成了我的家当。办公室、贮藏间,特别文书小房,一捆捆的报刊书籍堆积如山。几次搬家,尽管不舍也处理了几百公斤的旧报。年龄大了,简约生活,不再粗制滥收,而是有选择地收藏。梳理藏报,减轻负担,忍痛割爱,卖了不少“废品”。新看过的报纸,不再囫圇吞枣,而是分门别类。好的文稿剪报贴贴,装订成册。现在,我的集报、剪报、藏报更精简也更珍视了。

思想家爱文史哲,济宁人热爱生活。谢谢《济宁日报》,感谢各位编辑。

# 我挚爱的报纸

济宁市曲阜市司法局退休公务员 张玉昆

1982年3月,结束了20个年头的军旅生涯,我转业回到曲阜。由于对文学创作园地的关注,我不久便结识了《济宁日报》。

1984年4月4日,我在复刊后的第28期《济宁日报》“运河帆影”副刊发表了第一首小诗。当时的报纸是4开4版,报头是简体草书。首次发稿令我兴奋,也感到了家乡报纸的亲切。

1988年1月21日,我又在《济宁日报》发表了一首诗,当时的报纸仍然是黑白4开4版,报头改为繁体楷书。

1997年3月10日,《济宁日报》又刊用了我的一首散文。此时报纸早已成了对开大报,平添了些许大气高端之风。报头已改为红色繁体字且沿用至今。

此后,《济宁日报》又刊用了我的几篇稿件。到2020年8月1日的诗歌《查哨》,同年12月12日散文《老战士节粮的流水账》,已有16篇(首)稿件发表。以前,手写的稿件在报上变为铅字,称为“植铅”。现在,投稿、出报的高科技变化太大了,让“植铅”一词也消失弃用了。

从黑白版到彩版,从最早的《运河帆影》副刊,到《周末刊》《星期天刊》,再到近12年来的《文化周末》,《济宁日报》副刊已筑起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殿堂!

弹指一挥间,我这个爱写点豆腐块的作者,也于1987年6月被济宁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,并在两年后跻身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,其后更名为山东省作家协会,并将小塑料皮的会员证,更换为羊皮质封套的会员证。

《文化周末》副刊惠及本地广大读者,面向全国,影响海外,功不可没。我与主编成岳老师未曾谋面,却期期相见。他每周阅稿逾万,慎选佳篇,也数次把我的稿件修改至最佳状态刊出。他曾来电话让我将一首学雷锋的诗歌改成散文并迅即发表,也曾让我收获周三寄稿周末即植铅的惊奇、喜悦,其辛苦工作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!

屈指算来,我在《济宁日报》副刊发表的诗文中,有一多半属回忆录式的军旅题材,更难得的是配发了我和著名文学史家、山东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孔范今教授年青时的合影,配发了我在北大荒当拖拉机驾驶员、在师汽车连当指导员的军装照……

我享受到了《文化周末》的丰盛大餐,享受到了耕耘的收获,我知足了。

辛苦了,我的责编、主编!谢谢了,我挚爱的运河帆影、周末刊、星期天刊、文化周末!



40年,我与《济宁日报》

# 不曾泯灭的憧憬

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丁庄村 孙龙乾

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的渊源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,恰逢新中国成立40周年,报社与市中区装潢厂联合举办诗歌征文大赛。

我当年刚离校走向社会,因文学的种子一直在年轻的心里萌动,便去拜访了在乡文化站工作的杨兴谦老师。在他的引荐下,我参加了诗歌大赛,有幸获得优秀奖。当然,这主要得益于《济宁日报》编辑老师对一个文学青年的扶持和鼓励。

我钟情于《济宁日报》,还与原喻屯乡报道组的廉成玉老师密不可分。我经常在《济宁日报》上看到他采写的新闻通讯,他为家乡的宣传事业倾情一生。

受廉老师影响,我当时也写了一些新闻稿件,但自知文笔稚嫩,不敢投市报,便投给济宁市郊区广播站,许多稿件播出了。当年每个村头都有一个大喇叭,播报本地新闻,转播中央及省电台新闻节目。听的最多的是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,还有各种广告,印象最深的是“要买好布鞋,请到莱芜来”。

最让我感兴趣的,是《济宁日报》副刊,不同时期的《济宁日报·周末刊》《星期天刊》《黄土地》《文化周末》周刊,我沉浸其中,细细品味。

我当时在一家工厂工作,那里有个图书馆,我经常在晚上去浏览报刊,每周末的《济宁日报》是必读的。在这里我熟悉了许多本土名家,尤其是他们写的报告文学、历史民俗故事,他们著作等身,令我敬仰。

在《济宁日报》上发表作品,是不曾泯灭的憧憬。我尝试写小说、诗歌,多读勤练,乐在其中。向《济宁日报》副刊投稿的想法,在我心里一直蠢蠢欲动,将稿件精心地书写在方格稿纸上投寄过去。

半个月之后,我收到了《济宁日报》的信,迫不及待地拆开,看到我的组诗《建材咏叹》在1995年1月5日《星期天刊》发表了!我那个激动呀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见到熟悉的人,就让他们看,那种沁入心肺的油墨香伴随我一生。

我知道那是报社编辑老师对文学新人的鞭策和鼓励,只是岁月如网,人生变故,梦想中断,愧对《济宁日报》,愧对文友、老师们的殷切期盼。

直到数年前,在师友们的感召下,我又重拾迷失的文字,再续不曾泯灭的憧憬。我又开始补脑充电,读书写作的日子不再平凡。《济宁晚报》等报刊,又发表了 my 的诗歌作品。

忘不了曾经的《济宁日报》,忘不了40年来不曾泯灭的憧憬!

# 一段往事,一段历程

济宁市经开区疃里 闫茂坦

结识《济宁日报》是在1991年,那时我还在学校里读书,偶尔看到语文老师发表在报纸上的文学作品,《济宁日报》副刊的组稿风格深深地吸引了我。从那篇文章结识了这份报纸,我也才知道,《济宁日报》那时候已经有了“周末刊”的文学版块。

因为老师发表了文学作品,所以想着,如果自己的文字也能在这上面变成铅字,那该有多好啊,想想都是让人高兴的事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这份报纸就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。

那时候不像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,投稿都要去邮电局所邮寄。要把稿子写在方格稿纸上,然后寄给报社。我寄稿件的时候,不仅有稿件,还要写一份热情洋溢的信,希望编辑老师能重视自己的稿件吧。

或许因为多方面的原因,或者是我的作品质量确实不是太高吧,那两年,我的稿件并没有发表过。尽管如此,我也没有停止投稿。编辑老师不用我的稿件,说明我的稿件质量差距太大,也说明这份报纸的要求非常高,这愈发让我热爱这份报纸。

1993年,我当兵到了北京卫戍区。新兵连结束后,分配到了警卫一师教导大队,从事军械仓库管理的工作。这个时候,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到了书籍,也有更多的时间写作与投稿。

我清楚地记得,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,收发员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,说我的汇款单。我心中还是一愣,我没向家里要钱啊?尽管在部队津贴不是太高,但买生活用品还是够用的,一般情况下,我不会向家里要钱,更不可能有别人给我汇款呀。

当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,当收发员把汇款单递到我手里的时候,“济宁日报”几个大字首先映入了眼帘,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,再看看下面写的是“稿费”,高兴,那是不言而喻的。尽管仅仅是10元钱,但这钱却至关重要,而且非常厚重了。

那时候,我们每月的津贴只有16块钱,而我收到的稿费就有10元之多,这就相当于又拿到几乎1个月的津贴。这10块钱太重要了,不仅仅是钱的问题,是自己的稿件发表了,巨大的成就感瞬间包围了自己。

可惜那时候不像现在,智能手机普及了,随手可以拍照和录像,但我还是特意找人把那张汇款单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,始终珍藏着。后来搬了几次家,就不知道放到哪儿了。如果仔细找的话,应该还能找到那份汇款单的照片,那是一份手写的汇款单。

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,我依然记得,那张报纸的版面中间位置,发表了我的一首散文诗,叫做《今生有约》。那时的样报,当时报社并没有寄过来。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家单位里找到了那期报纸,而且给我寄了一份儿,而且复印下来。

直到多年以后,我申请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的时候,还想用一下那期的样报,作为作品的证明。遗憾的是,只找到了复印件,报纸却无影无踪了,如今想来,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。但那也是平淡生活中一点动心的记忆吧,所以记忆犹新。

无论如何,我都应该感谢《济宁日报》副刊的编辑老师,能够发表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作者的稿件,而不像一些文学杂志和刊物,就只发一些主编以及作家协会主席的稿件,关系稿比较多。我对《济宁日报》是心存感激的。

一件往事,一段心路历程,却折射了《济宁日报》副刊编辑老师们付出的心血,以及他们为人、为文所具备的操守。

后来,我离开了家乡,离开了济宁,但是这件事深深地影响着我,一直鼓舞着我的写作。在我写作的起步阶段,《济宁日报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。感谢编辑老师们那一次的发现,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。我当努力前行,不负遇见。

细品《邹鲁民俗文化百图》,确乎丰富有趣的民间生活写照,每一个场景也都会激起沸腾于心灵深处的家乡恋情。尽管它不是邹鲁区域真实生活的全部,却是邹鲁大地的民间精华。

中国的民俗文化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、丰富多彩。中国民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最接地气的基层文化,是中国大众文化宝库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民俗,即民间风俗,泛指民间创造、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,是社会群体在语言、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,民俗的主体是人民大众。邹鲁民俗,乃邹鲁文化圣地盛开的一朵奇葩。

邹鲁不是简单的地域名称,而是文化兴盛的代名词,一种厚重文化的符号。邹鲁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、主流文化、主导文化,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端,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。

春秋后期,孔子生于邹,居于鲁,周游列国,崇敬周礼,创立了儒家学说,鲁则成了儒家学说的中心。邹人孟子,继道统,辟杨墨,著《七篇》,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,邹随之成了儒学复兴之地,与鲁同为儒学发源地。

邹鲁之地,邹鲁文化非同寻常。在春秋战国200多年的时光里,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先后诞生了至圣孔子、复圣颜子、宗圣曾子、述圣子思子、亚圣孟子等5位圣人及众多历史名人,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邹鲁遗风,夙贤不绝。邹鲁文化不是枯燥的古董,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,有着超越时空的文化和道德价值。庄子称,古之道术“在于诗、书、礼、乐者,邹鲁之士,缙绅先生,多能明之。”司马迁也曾对齐地与邹鲁之风气作比较说:“邹鲁滨洙泗,犹有周公遗风,俗好儒,备于礼。”

由于政治、经济、地理环境及民风民俗差异,即使齐文化和鲁文化都属周文化,也有“道”的差异:齐重“尊贤而尚功”,鲁重“尊尊而亲亲”;齐多进取而少保守,鲁则多保守而少进取;齐有周礼而“礼乎法”,鲁有周礼而“礼乎礼”;齐以“功”讲道德,鲁以“劳”讲道德;齐重武,而鲁崇文。

既然民俗是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,民俗的背后是文化,那么,研究民俗就是寻根溯源,以便更好地了解文化现象的背后内涵了。民俗背后是民族或地域的文化,虽然不会一成不变,但没有自己民族或地域的文化,就是没有了根。

尊崇民俗绝不是要倒退,落后的文化都在移风易俗之列。我们要走自己的路,发展自己的文化。

济宁邹鲁兴天下,尊尊礼义赋新鸿。邹鲁文化、邹鲁民俗,不仅能在生生不息的岁月长河里,伴随生产与生活的节奏传承致远,也一定会在历史的年轮里闪耀光华。

# 又闻军号声

许双福

习惯每天起床先到附近公园走一走。这天,走着走着,突然听到军号声,仔细辨别,是起床号。顺着号声望去,是新建的消防救援队驻地。队员们正从院子里跑向操场,准备出操。原来,消防救援队的作息也令号军号。

我从小在部队院里长大,17岁成为一名边防战士,对军号声是太熟悉不过了,而且充满亲切感、荣誉感。什么冲锋号、紧急集合号、起床号、出操号、开饭号、熄灯号……

最令人紧张的是紧急集合号,一阵子手忙脚乱,打背包,拿武器,一个班的人在漆黑中忙碌着。有时也会闹出笑话来,两个人拉了一条背包带,忙了半天是错的。有的战友甚至将裤子穿反了,把前面的穿到了后面,摸不到裤腰带,等反应过来,只能是“将计就计”,争分夺秒。

小时候,部队大院里的军号都是放的唱片,有专人管理。大院里的电线杆子上,隔一段就有一个高音喇叭,号一响,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得到。无论是军人,还是家属,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,久而久之,就习惯了号声,生活很有规律。

1979年12月,我从军奔赴内蒙古某地。我们是作战部队,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。此时,国家物资匮乏,我们身处恶劣的环境,一个连独立驻守一块防区,与兄弟连队相隔四五公里。

我们没有电视机,即便有也没用,接收不到信号,听收音机也听不到什么,就别提说播放机了。每个连队有专职的司号员,每年在新兵下连后,连首长根据选拔条件,派一位新战友到集训队学习吹军号,经过半年的培训,回到连队接替老司号员。

每一天,司号员按照作息时间准时吹响不同的号声。作为军人,号声就是命令。每在睡得正香时,听到急促的紧急集合号,全连快速行动,什么是使命,什么是责任,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闲暇时,我们让司号员讲一讲学习吹号的经历。他说,作为司号员,首先要牙齿整齐,不能漏气。在司训队学习时,要练习憋尿,才能底气十足。每天晚上,熄灯号一响,门就被在外面锁住了。教员怕有人偷偷地半夜上厕所,必须在起床号响了才能上厕所。要掌握所有的号种和号谱,每天不停地练。为了尽快掌握,经常一个人跑到山上练,那是一段辛苦的学习过程。

今天又一次听到了军号声,仿佛又回到了军营,想起了那段军旅生活,那段青春沸腾的时光。